

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

——家族文化层累性的个案分析

张 剑

《兰馨堂诗存》是清代常熟乡绅杨希钰的诗集,但其成书及付梓并非本人完成,而是由其三个儿子杨沂孙、杨泗孙、杨汝孙编刻的。耐人寻味的是,杨沂孙兄弟编刻的定本不少篇章竟与杨希钰本人的诗作原貌相去甚远,考察其编刻过程,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家族文化的某些特性,还可以对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兰馨堂诗存》的作者和编刻者

《兰馨堂诗存》的作者杨希钰(1791-1865),字砚培,晚号凤麓,江苏常熟人。杨氏自康熙初迁常熟恬庄(今属张家港市),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杨希钰曾祖继祖,国子监生,诏旌孝义,赠中议大夫;祖岱,诏旌孝子,赠资政大夫;父景仁,嘉庆戊午(1798)举人,刑部员外郎。景仁著有《筹济编》三十二卷,《式敬编》五卷,《诒砚斋制艺正编》、《初编》、《试帖》并古今体诗各二卷等。希钰系国学生,然十试秋闱不遇,乃绝意进取,专心教子,所教诸子皆有所成。其《兰馨堂诗存》即是他的三个儿子杨沂孙、杨泗孙和杨汝孙所编刻。

杨沂孙(1813-1881),字子与,号咏春,又号濠叟。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而多自得,是晚清著名的书法家。有《文字说解问讹》四卷、《在昔篇》一卷、《杨濠叟日记》、《观濠居士遗著》二十一卷等多种著述传世。

杨泗孙(1823-1899),字锤鲁,号滨石,沂孙弟,咸丰二年(1852)榜眼,授编修,七年补国史馆纂修,又充武英殿总纂。咸丰八年着在南书房行走,同治三年(1864)补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后因病乡居。编有《常昭合志稿》、《常昭合志采访录》、《唐律赋抄》一卷、《论赋集抄》一卷等。

杨汝孙(1825-?),岁贡生,候选训导。杨汝孙本人名声虽不及他的两个兄长,但其儿孙却大放异彩。子崇伊,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编修,历官广西道监察御史、汉中府知府。曾因弹劾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创设强学会而闻名。崇伊子杨圻(1875-1941),初名朝庆,更名鉴莹,又更名圻,字云史,一字野王。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历任邮传部郎中、驻新加坡领事,辛亥革命后曾入吴佩孚幕

任秘书长,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传世。

二、《兰馨堂诗存》刻本及与之相关的几种稿钞本

《兰馨堂诗存》(以下简称《诗存》)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单黑鱼尾,版心有卷数、页码。分上下两卷,上卷三十页,下卷四十八页。卷前有方骏谟所撰《诰封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杨府君墓表》和祁寓藻所撰《杨凤麓先生家传》。卷上收诗一百三十首,首页首行题“兰馨堂诗存卷上”,次行题“常熟杨凤麓先生遗稿,男沂孙、泗孙、汝孙校订”;卷下收诗一百八十九首,合计三百一十九首。所收诗歌按年编排,始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之《戊辰元夜前五日,少宰潘芝轩招家大人与王少溪丈燕集寓斋,命钰与嗣君春泉同入坐,赋呈二律》,止同治四年乙丑(1865)之《六月初六日沂孙秩满引见,事毕,将望间就道旋皖,行期初定,别绪顿生。斯役也,以闰五月初六日团聚,恰满两月,老人之情,喜聚恶散,殆难为怀。然职守所羁,私惊敢徇,勉为策励,以致官箴》。但杨希钰诗歌存世数量非止此数,《诗存》仅为杨氏三兄弟所编选集(参下述《银藤花馆吟草》一节)。《诗存》刻印时间未有记载,但卷前既载有墓志、家传,为其去世后所刻无疑。常熟图书馆收藏《兰馨堂诗存》二卷钞本两种,其中之一有杨沂孙篆书识语:“兰馨堂诗存二卷,光绪三年十二月长子沂孙审校,令次孙同朝录订。”由此可推《诗存》刻印当在光绪三年之后。集名“兰馨堂”,取自杨氏所居常熟城西言子巷旧宅“兰馨堂”匾额,额为萧山汤金钊(1772-1856)所书^①。杨希钰于道光十八年举家迁居常熟言子巷。

《兰馨堂诗存》刻本之前,杨希钰尚有数种稿、钞本存世,分别为:

1. 杨希钰手稿本《桂岩吟馆存稿》

《桂岩吟馆存稿》(以下简称《存稿》),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稿本,凡四十一页,前三十一页为青丝栏稿纸,后十页为乌丝栏稿纸,版心下方均镌“敦本义庄”四字。半页十二行,行字数不等,行草书,字迹颇有涂改。该本封面题“桂岩吟馆存稿”,下署“诵孙”,又有杨泗孙题跋:“此凤麓公手稿,已选刻《兰馨堂诗存》。诵孙乃丁五母舅之号,名嘉葆,戊戌翰林,今直隶令汀鹭表弟绍基之嗣父也。泗孙记。”据此知题名者为丁嘉葆(?-1848),字诵孙,常州武进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道光二十八年终于贵州学政任上。集名“桂岩”,乃缘希钰所居庭前有老桂之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另藏有杨希钰诗集《银藤花馆吟草》,中夹有沂孙一笺云:“先府君幼随宦京师,逾冠南还,就婚毘陵,居局前丁氏甥馆,庭中有老桂,故所作诗署《桂岩吟馆》,与诸舅氏及友朋倡和之作亦遂多也。几十年而还田庄,间有所作,仍其旧名。迁城西,改署‘银藤花馆’云。伯子沂孙记。”

^①《观濠居士诗集》卷下之《己卯秋,叔弟修葺学前屋竣工,适余乞潘髯丈画兰幅以发之,并题二绝》其二注云:“西言巷旧宅兰馨堂额,汤文端书。”按,汤金钊谥文端。

《存稿》收诗共一百九十七首，亦按年编排，始嘉庆十三年戊辰之《元夜前五日，少宰潘芝轩招家大人与王少溪丈燕集寓斋，命与门下士姚笙华明经梓、戚蓉台孝廉人镜暨嗣君春泉同入坐，赋呈二律》，止道光五年乙酉（1825）《余来毘陵，会外舅星阶先生、外姑钱宜人窀穸之事，事既竣，居留甥馆数日，与诵生联床话旧，剪烛谈心，盖叹逝伤离，述怀感遇，一时丛集，遂形于诗，七叠艺香居燕集韵，其所谓长言不足，则咏歌之者欤，录出兼示同人》。《存稿》共有七十首选入刻本《诗存》，均在卷上，但诗题、诗句（含注）与《诗存》完全一致的仅《杂言》、《冬夜》、《春夜读书》三首。其他多少都有改动，据比勘，这些改动均为杨沂孙兄弟所为（考证见后）。

2. 钞本《银藤花馆吟草》

《银藤花馆吟草》（以下简称《吟草》），钞本，一百八十七页，无格，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共收诗670首，诗歌按年编排，始嘉庆十三年戊辰之《元夜前五日，少宰潘芝轩招家大人与王少溪丈燕集寓斋，命与门下士姚笙华明经梓、戚蓉台孝廉人镜暨嗣君春泉同入坐，赋呈二律》，止同治四年乙丑之《六月初六日沂孙秩满引见，事毕，将望间就道旋皖，行期初定，别绪顿生。斯役也，以闰五月初六日团聚，恰满两月，老人之情，喜聚恶散，殆难为怀。然职守所羁，私棕敢徇，勉为策励，以致官箴》^①。封面题“银藤花馆吟草”，下有小注云：“后易‘兰馨堂诗存’刊板。”扉页有杨泗孙跋：“先府君砚培公，幼耽吟诵，至老不倦，居恬庄时曰《桂岩吟馆草》。及迁城西言子巷，宅有银藤一架，花时烂漫可观，顾而乐之，因名《银藤花馆吟草》。第所作不自收拾，遭粤匪陷城，不特文稿散佚，而诗囊亦复不存。兹就篋中所携采摭汇录，仅一斑片羽而已。钞校庄诵，不禁泫然。同治壬申春日仲子泗孙谨识。”下钤“杨泗孙印”白文篆印，知《吟草》为杨泗孙所钞，钞竟于同治十一年壬申。

《吟草》中所收诗多有改动，一种是将原字句点去，旁书改字，如《吟草》中《秋意》诗原作：“秋心早已同成愁，不待秋声到小楼。桂树月中思缥缈，菊花风里意绸缪。雁来阵阵疑书到，燕去双双剩客留。一片心情谁识我，好吟诗句托忘爱。”复将首句“同”字点去，改作“合”字，将末句“爱”字点去，改作“忧”字。一种是将原字句抹勾或圈去，于旁另书。如《抵黄营》：“车轮日万转，一转一思亲。已入江南地，回看冀北尘。舍车从此日，入店劳同人。旦渡黄河去，将书托锦鳞。”诗题“黄”被圈改为“王家”，诗歌第三句“已入”被圈改为“身到”，第四句“回看”被圈改为“衣留”，末句“将”被圈改为“家”。还有一种是既有点去而改者，又有抹勾或圈去而改者，如《长新店》，《吟草》原作“不道车颠甚，神疲快忽轮。蠹盐忘食苦，僮仆共尝辛。店静马嘶月，更残难唤人。依稀魂梦里，犹未别吾亲。”点去首句“不”字，改为“石”；点去次句“忽”字，改为“息”；点去第六句“难”字，改为“鸡”字；圈去第四句“僮”字，改为“主”。

^①该诗后尚有《乙丑闰重五词》，然闰重五时间在六月六日前。

《吟草》与《存稿》、《诗存》的关系颇可玩味。将《存稿》中诗歌与《吟草》中未圈改前的诗歌相比,发现一一契合^①;再加上《存稿》中诗,除《寄内》一首外,余尽收入《吟草》中^②,且顺序基本相同,可以大致认定,《吟草》中同于《存稿》之部分,当据《存稿》过录。由此已知部分推断,《吟草》所钞《存稿》之外的诗歌,未圈勾抹前的文字亦当据杨希钰其他诗歌手稿过录。《吟草》中圈勾抹部分,《诗存》多遵改书,此当系杨沂孙兄弟所改,非杨希钰原稿所有。这可以从《吟草》中找到更多证明:

(1)《吟草》中有沂孙便笺云:“先人诗能面商校勘,止须两日可竣事,弟来商量,岂不妙哉。……沂孙。”

(2)《吟草》中《哭鹤帆夫子》一诗,圈改频繁,且有沂孙眉批:“邦、窗、降不宜通押,将、旁复,沂拟改节。”《存稿》同圈改前,而《诗存》所收已大不同《存稿》,而多同圈改者。

(3)《吟草》中《蜘蛛咏》,旁改为“蛛网”,下批:“沂拟改。”《存稿》同改前,《诗存》同改后。

(4)《吟草》中《除夕赈饥,四鼓事竣,陈芑圃少尹招至署中小饮,即席赋呈诸同人》,诗题圈改作:“除夕赈饥,四鼓事竣,小饮陈芑圃少尹署中,即席赋此。”诗后四句墨笔勾去,眉批:“后两韵可节,沂注。”《存稿》同改前,《诗存》同改后。

此类例证比比皆是,毋庸多举。当然,《吟草》绝非《诗存》付刻前的底本。一是因为其数量远较《诗存》为多,二是即使选入《诗存》中的作品,其圈勾抹后的文字也与《诗存》不尽相同,说明《吟草》并非杨氏兄弟的改定本,只能算是过录手稿后的校改本。《吟草》部分诗题前画有“○”(墨圈),似为初选;部分诗题前画有“○○”(一朱圈一墨圈),似为再选,凡两圈者基本都收入《诗存》中,这也可以说明《吟草》的性质。《吟草》之后还有两种钞本,它们更接近刻本。

但《吟草》圈改前的文字,忠实反映出杨希钰诗歌的原貌,且数量最多,而圈改处又反映出杨氏兄弟的修改意见,因此价值很高,最为宝贵。

3.钞本《兰馨堂诗存》二卷

《兰馨堂诗存》二卷钞本,藏于常熟市图书馆。封面有三行题字,一行作“常熟杨凤麓先生遗稿”,一行作“杨定任珍藏”,一行作“兰馨堂诗存二卷”。

①凡点去而改正之字,在《存稿》中皆不误,似乎例外。但这里讨论的是圈改抹处的文字,至于点去而改的文字,当因《存稿》系草书,《吟草》钞时有因形近而误钞现象,后校对时据《存稿》改正。

②《寄内》一首诗云:“铜龙漏尽玉龙翻,金闺惊却梦几番。衾铁定怜都护冷,衣香可待令君温。童乌稳护春巢暖,病鹤孤栖月户昏。一事报卿烦细付,梅妻明月到柴门。”“童乌稳护春巢暖”旁批:“时初生槐儿,今思之,谶也。”当为希钰所书。《寄内》作于嘉庆二十一年,观诗意及批语,大约此年得子,不久即夭。全诗又有眉批云“删”。因是之故,《吟草》未收。

扉页有杨沂孙篆书识语：“兰馨堂诗存二卷，光绪三年十二月长子沂审校，令次孙同朝录订。”该本（以下简称《兰》甲钞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首页首行题“兰馨堂诗稿卷一”，卷一共五十三页，收诗 233 首。始嘉庆十三年戊辰之《元夜前五日，少宰潘芝轩先生招家大人与王少溪丈燕集寓斋，命钰与嗣君春泉同入坐，赋呈二律》，止道光十七年丁酉之《又桥先生次韵见酬，再叠奉报》。第五十四页首行题“兰馨堂诗稿卷下”，卷下共六十五页，收诗 272 首。始道光十八年戊戌之《移居四首》，止同治四年乙丑之《六月初六日沂孙秩满引见，事毕，将望间就道旋皖，行期初定，别绪顿生。斯役也，以闰五月初六日团聚，恰满两月，老人之情，喜聚恶散，殆难为怀。然职守所羁，私惊敢徇，勉为策励，以致官箴》。卷末页末行有杨沂孙跋：“光绪丁丑冬，命次孙同朝钞，沂孙与泗孙同校勘。”知此本为杨同朝所钞，钞竟于光绪三年岁末。

《兰》甲钞本合计收诗 505 首，凡《吟草》诗题前画“○”或“○○”者尽皆收入。该本诗题和内容也有所改动，改动前的文字多与《吟草》改动后的文字相同，但也有不取《吟草》改动而保留改动前文字的。知《兰》钞甲本是据《吟草》钞录而有所酌定的选本。从其“卷一”、“卷下”这种并不统一的分类以及其收诗总量依然大大超过《诗存》来看，《兰》甲钞本距离刻本尚有一段距离。

4. 钞本《兰馨堂诗存》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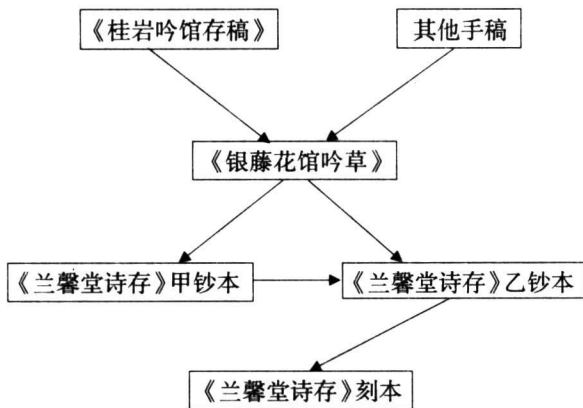
《兰馨堂诗存》二卷钞本，藏于常熟市图书馆。封面有三行题字，一行作“常熟杨凤麓先生遗稿”，一行作“杨定任珍藏”，一行作“兰馨堂诗存二卷”。该本（以下简称《兰》乙钞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首页首行题“兰馨堂诗存卷上”，次行题“常熟杨凤麓先生遗稿，男沂孙、泗孙、汝孙校订”。卷上共三十二页，收诗 131 首，始嘉庆十三年戊辰之《元夜前五日，少宰潘芝轩先生招家大人与王少溪丈燕集寓斋，命钰与嗣君春泉同入坐，赋呈二律》，止道光十七年丁酉之《又桥先生次韵见酬，再叠奉报》。如果去掉一首眉批“应删”的《八月十五夜用昌黎赠张功曹韵赠湘春》，其数量和诗题顺序刚好与刻本《诗存》卷上全同。卷下五十五页，收诗一百九十七首，始道光十八年戊戌之《移居四首》，止同治四年乙丑之《六月初六日沂孙秩满引见，事毕，将望间就道旋皖，行期初定，别绪顿生。斯役也，以闰五月初六日团聚，恰满两月，老人之情，喜聚恶散，殆难为怀。然职守所羁，私惊敢徇，勉为策励，以致官箴》。其中《题吴岫云校书兰扇》一首，墨笔勾去，上批“不刻”；《重九携长孙同福》三首，墨笔勾去第二首；《黄印山明府金韶望云图》四首，墨笔勾去其三、其四；《伯田六十九生日仙九设饮与子方同作》两首，墨笔勾去第二首；《吴冠英暂还江上别后却寄》一首，墨笔勾去，上批“可去”；《仙九迭韵枉赠仍再奉报答仙九》一首，墨笔勾去；《谢仙九惠酒兼报咏茶之什》一首，墨笔勾去。以改正后的顺序和内容看，恰与《诗存》刻本下卷相同。《兰》乙钞本中诗歌文字亦有所改动，改动后的文字全同于刻本《诗存》。知《兰》乙钞本当系刻版前的誉清本，面貌最为接

近《诗存》。

《兰》乙钞本的钞录时间当晚于《兰》甲钞本,这表现为《兰》甲钞本的一些改动意见被《兰》乙钞本所吸取。如《吟草》中有《别诸兄弟》,《兰》甲钞本收录,后又涂去“诸”字,《兰》乙钞本即题为《别兄弟》。再如《吟草》中有《偶成》二首,诗题旁改为“独在”,《兰》甲钞本收录此二首诗时即题为“独在”,并在第二首上眉批“此首可不钞”,《兰》乙钞本即题“独在”,并仅录第一首。当然,《兰》乙钞本并非仅来源于《兰》甲钞本,《吟草》中诗题前画“○○”者构成了《兰》乙钞本的主要部分,它选录的标准受《吟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杨沂孙兄弟对《兰馨堂诗存》的修改

总结《诗存》的成书和编刻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从杨希钰本人的《存稿》及其他诗歌手稿,到《吟草》,再到《兰》甲、乙钞本,最后编定《诗存》,能够保持手稿原貌的诗歌,《存稿》中仅有三首。即使将未改动前的《吟草》(大致相当于杨希钰手稿诗歌的总和)与《诗存》对比,诗题、内容完全相同者也仅有《杂言》、《冬夜》、《春夜读书》、《溧阳道中》(二首)、《渡江》、《又桥先生次韵见酬,再迭奉报》(三首)、《银藤》二首、《春夜有怀》、《试寓示子侄兼寄仲兄》二首、《春日遣兴》^①、《题金粟山房图次伯田韵》、《曾韵琴焚香省过图》、《元夕沂儿至自庐营》、《正月杪骤寒冰雪感赋》、《过养馀精舍谈久,复用前韵成二律》、《题仙九德配王夫人诗遗稿》(二首)、《用前韵追送邵汴生学使》,共二十四首,不及《诗存》总量十分之一,其他除《吟草》未收录的《铭砚词》和《题仙九尚书像赞》外,或多或少都经过了杨沂孙兄弟的改动。杨氏兄弟的修改,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原系组诗,编入《刻本》时有所选汰或改动。如《存稿》之《冬夜寄柬湘春,漫成五首》,《诗存》删去其五,改题《冬夜柬寄湘春》。《存稿》之《下

^①按,其中诗句“庭前抚树”,《诗存》刻本误为“无树”,属形讹。暂计入全同者。

第后章庾园明经先余出都归越,送之以诗》共四首,《诗存》仅取其一、其三,改题《下第后章庾园先余归越,送之以诗》。《存稿》之《仲兄南宫报捷志喜二首》,《诗存》只选第一首,题作《仲兄南宫报捷志喜》,且第七句《存稿》作“重闺荫远金萱茂”,《诗存》作“祖龛香炷重闺薰”。《存稿》之《二月朔,庄剑青锴招同丁诵生嘉葆、庄玉江鸿玠、庄申之炜、庄桐生凤喈、须芥安弥保、谈红树澐,艺香居燕集,口占一律奉呈同席,剑青次韵枉和,因迭二章专答剑青》共三首,《诗存》均刻入,只是将第一首改题为《二月朔,庄剑青锴招同丁诵生嘉葆、庄玉江鸿玠、庄申之炜、庄桐生凤喈、须芥安弥保、谈红树澐,艺香居燕集》,将第二首、第三首改题为《剑青枉和,又迭韵二章答之》。

一种是诗题改动,而诗歌内容完全未变。如《吟草》中的《十三日宿伴城》、《肥城席上》,《诗存》分别改题为《宿伴城》、《肥城席上呈内叔丁若士先生》,诗歌正文只字未改。杨氏兄弟所改,有时是为了追求凝练,如将《十三日宿伴城》的“十三日”删去,不过损失了时间信息,对于研究者来说未免有些遗憾;有时是为了更加切题和明确,如将《肥城席上》改题《肥城席上呈内叔丁若士先生》,按该诗作于道光七年,时丁履恒(号若士)任山东肥城知县。

一种是诗题未变,而诗歌内容有所改动。有的改动仅一二字,如《长新店》,《存稿》作:“石道车颠甚,神疲快息轮。蠶盐忘食苦,僮仆共尝辛。店静马嘶月,更残鸡唤人。依稀魂梦里,犹未别吾亲。”《诗存》仅第四句“僮仆”改作“主仆”,其他全同。有的改动则多达数十百字,修改幅度超过了原稿的一半,如《哭鹤帆夫子》、《南归篇》等。以《南归篇》为例:

燕山雪花十月飞,白云黯淡黄尘凝。城头高高天欲低,吴侬愁煞离亲归。笑侬少小随双亲,随亲薄宦游帝闾。独行未尝逾百里,那识别恨酸与辛。自知掌上珠相似,阿母爱儿如爱女。爱女长须嫁,爱儿常相处。谁知爱儿与女同,竟作女儿人是从。红丝牵缔江乡远,黄姑欲渡银河通。嫁女人人共断肠,儿行阿母心遑遑。先行三日料行李,谆谆训语忘夜长。临行密密缝衣肘,只恐途长行日久。缝成亲授阿儿衣,衣破而今缝有妇。有妇莫将亲爱忘,破衣珍重篋中藏。儿心百拜难陈诉,欲泣又恐亲心伤。亲莫伤子儿暂离,儿来携妇同来归。江南燕北三千里,车轮转转萦亲思。亲莫思儿儿自爱,归随舅氏多垂庇。儿今往矣雪霏霏,儿若来时杨柳翠。(《存稿》)

燕山雪花十月飞,南望黯淡黄尘低。男儿愁绝离亲归。我生二十犹婴孺,随亲南北不远去。洗滌涤砚听唤呼,父母爱我如娇女。女长终须嫁与人,儿长谓可共昏晨。谁知男女不相违,遣作赘婿亦离亲。女嫁家人泣断肠,儿行独母心旁皇。先行数日料行李,如为娇女理奁妆。手缝儿衣泣相付,衣破而今缝有妇。有妇莫将父母忘,破衣他日当还娘。阿爷闻言笑一闋,顾视弟妹与伯仲。施衿申诫同女郎,吴俗赘子原泣送。亲言若喜语则酸,儿酸儿喜皆难安,儿归亦博重闺欢。北来暂隔百日尔,携妇双至庆团圞。(《兰》甲、乙钞本和《诗存》皆同,惟改动后的《吟草》有一字相异:

“手缝儿衣泣相付”之“付”，《吟草》作“语”）

该诗作于嘉庆十五年庚午，杨希钰年方弱冠，辞别双亲，入赘常州丁氏。由于是男方到女方家成亲，对于杨家来说，等于是“嫁”出了儿子，所以原诗屡屡将儿与女对比。又因年少多情，叙写感情较为细腻，多用比兴手法，如“红丝牵缔江乡远，黄姑欲渡银河通”、“儿今往矣雪霏霏，儿若来时杨柳翠”等。杨氏兄弟的修改基本上是根据原稿大意重新写成，与原稿相比，改稿变化明显。一是删改了一些不妥的字句：原稿“黄姑”句是讲牵牛织女的，“雪霏霏”句是讲夫妻别离和战士归来之情的，用于形容与父母的分离，多少显得有些矫情和不妥，改稿为长者讳，将之删去；原稿“笑依少小随双亲，随亲薄宦游帝闾”句不妥，因杨希钰父杨景仁嘉庆四年始入都为官，次年杨希钰始随母入都，之前杨希钰多随父在江南活动，改稿“随亲南北不远去”更为准确；原稿“阿母爱儿如爱女”仅言母爱，亦不如改稿“父母爱我如娇女”照顾周全。二是炼冗为简，以简驭繁。原稿用“城头高高天欲低”至“阿母爱儿如爱女”八句，表达从小未远离双亲的吴依如今要远去的愁情及母亲爱儿如女的心情。改稿则作“……男儿愁绝离亲归。我生二十犹婴孺，随亲南北不远去。洗淪淪听唤呼，父母爱我如娇女”五句，表达的对象由“吴依”明确为“男儿”，且点出年龄为“二十”，一直侍奉双亲未曾远离，如今别离“愁绝”，双亲亦爱子如娇女等内容，句子减少了，含义却更加丰富了。三是改用具有概括性的词语，使诗歌更具普遍性。如将原稿“先行三日料行李”改为“先行数日料行李”，就可以适用于大多数人。改稿的质量当然较原稿为优，但问题是，这还是那个二十岁时的杨希钰的作品吗？

一种是诗题和诗歌内容都有所改动。同样，有的改动较小，如《存稿》之《于敬生之行有怀旧友，且有望云之思焉》：“知交落落数晨星，客意萧条感散萍。七夕同盟书八子，三春两度送双丁。岫云日出何时返，巢燕秋来不自宁。齐楚燕吴经万里，一心朝暮几回经。”《诗存》则题作《有怀》，第三句“八子”改作“八俊”，余同；《过赵叔才秀才家赋赠》：“屋外峰峦树杪泉，重重云气护门前。得居胜地真为福，能作山人便是仙。晒药未干容制酒，种松待老欲留烟。到来顿使尘怀释，始觉幽栖别有天。”《诗存》则题作《过赵叔才》，第五句“容制酒”改作“湛昔酒”，第六句“欲留烟”改作“伴华颠”，余同。有的改动则较大，如《存稿》之《咏茧扇》，《诗存》题作《内子回家忆念诸妹不置，为作茧扇词以道其情》，正文亦多有改动（圆括号内文字为《存稿》所有，方括号内为《诗存》所改）：

东风（一夜）[吹得]柔桑绿，（江上村村）[江村女儿]蚕事足。（城中大家学）[昆陵旧族多]养蚕，蚕种分来置奩盎。朝朝墙外摘新（阴）[芽]，夜夜窗前燃翠烛。（食叶贪闻下笔声）[下笔贪闻食叶声]，（画眉爱学屏山曲）[凝妆爱学纤眉蹙]。眠起三番（做茧忙）[螺渐肥]，（新翻巧样）[上山取次]教登簇。（筐中纨扇记年年）[手中团扇样翻新]，换却齐纨（付重）[倩蚕]续。（丝抽乙乙总萦回，绪出层层诘繁复。初如浮云缀

明镜，继如叠雪堆寒玉。一片明光起白地，已觉凉飐动华屋。遇圆成壁夺神工，无缝天衣惬人欲。扇成手自缘青绡，饰以当文真绝俗。左家姊妹尽能文，相爱相怜敦辑睦。生恐分飞等散萍，比邻不减天涯独。此物聊将去后思，回文不厌循环读。但愿团栾似明月，年年相见无须速。更愿往复如清风，时时寄问知寒燠。莫道丝丝出自蚕，予怀与之同杼柚。〕〔不教成茧且成扇，各写柔情吐怀速。长毋相忘古瓦文，以丝代墨申衷曲。君家姊妹尽能文，刺绣相从斗精熟。生恐分飞等散萍，比邻有憾天涯独。此扇聊将去后思，题词不厌循环读。但愿团团明月圆，一月一圆一相瞩。更愿往复如清风，因风寄问知寒燠。年年蚕月调新丝，予怀与之同杼柚。〕

有的篇章经过多次修改，已经面目全非。如《存稿》中的《偶书》二首：

林空辞鹤鸟，池水清无鱼。主人矜察察，吾信其无徒。君子贵有容，聪明舍中虚。妍媸与巧拙，洞烛偶如愚。恶草务除去，不骤施芟锄。况乃庸庸者，讵可荡然除。若夫良善辈，小过在必疏。人各有一得，返已思夫夫。平心设馀地，涉世斯无虞。一言终身行，恕者圣所须。任己性太峻，毋乃众所狙。

善人如善草，难生实易死。原由何每每，稂莠兴未已。我欲质诸天，恐亦非常理。天道既好生，善人奚独否。烛理观古今，验诸陶唐氏。上有共驩比，下有三苗起。何以称盛朝，朝有屈轶指。阳善阴为恶，气本难相抵。善气能不绝，便足制奸宄。消长运所关，此由气数使。

《吟草》改前文字同《存稿》，但涂抹改窜，旁改不少，后改为：

林空辞鹤鸟，池清去游鱼。主人矜察察，吾信其无徒。君子贵有容，聪明舍中虚。妍媸与巧拙，内烛外如愚。恶草虽务去，不骤施芟锄。其在庸庸者，亦岂可深诛。若夫良善辈，小过岂能无。用人当取长，责人贵留馀。平心且反己，涉世斯无虞。一言终身行，圣云其恕乎。任己不恤人，必为众所狙。

善人如善草，难生实易死。禾苗畏草侵，稂莠兴未已。天道既好生，生者奚足恃。天心固佑善，善者或先否。读书若唐虞，即可参厥理。上有共驩朋，下有三苗起。何以称盛朝，朝有屈轶指。事或有不直，解豸能触抵。善气充朝廷，便足制奸宄。消长运所关，此由气数使。

到了《兰》甲钞本，虽然同于《吟草》改后文字（惟第二首“解豸”误钞作“解豸”），但又有圈抹旁改，将第一首前四句改作“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并于第一首后批云：“偶书改偶成”，第二首眉批云：“此首可不钞。”《兰》乙钞本和刻本遂遵从《兰》甲钞本改后文字和批注意见，删去第二首，改题为《偶成》，诗曰：

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君子贵有容，聪明舍中虚。妍媸与巧拙，内烛外如愚。恶草虽务去，不骤施芟锄。其在庸庸者，亦岂可深诛。若夫良善辈，小过岂能无。用人当取长，责人贵留馀。平心且反己，涉世斯无虞。一言终身行，圣云其恕乎。任己不恤人，必为众所狙。

原稿中的《偶书》二首变成《诗存》中的《偶成》一首，而且此首中原有的二十

二句诗歌,被完全保留的句子只有“君子贵有容,聪明含中虚。妍媸与巧拙……不骤施芟锄……若夫良善辈……涉世斯无虞。一言终身行”七句,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所幸诗歌主旨尚未发生大的变化。

再看《存稿》中的《桐荫书屋雅集,同何湘春、瞿蓉文、紫茵昆仲、丁薇洲、仲乔、敬生钱庄青授之京师》:

我生二十无友生,鲤庭严训敦人伦。恐寡识力精别择,泾渭薰蕕杂淆并。终年读书不出户,乐群观善唯弟兄。庭前荆树花烂漫,原上鹤鸽声和平。只知唱和埤簾乐,谁复关心伐木赧。揭来东归辞帝京,独行慨叹何夔夔。风云倏忽声气合,潭月一印心迹清。兰陵小住未半载,兰心相契有七人。双丁俊雅正相匹,又添一丁尤峥嵘。谢庭忝属东床客,三株玉树听夕亲。岂惟婚姻谊洽比,直以文字相磨磷。厥有中表二瞿子,景淳族派迁于明。秉承家学洵良士,劬书嗜炙德饮醇。通隐先生面未见,一见遽索文字呈。听述夜梦各大笑,交道却藉文章神。六君年齿各在冠,笃学都无涉世情。漆园吏裔真通才,豪气出没殊纵横。棱棱抱负经世具,不似乃祖但以荒唐之词鸣。相逢已恨相见晚,忽闻话别难为情。今日祖饯当月夕,明日握送登云程。七人已见一人作,宁知居者不更行。男儿生小事长征,清时努力树勋名。安能局促久辕下,坐看白日东出还西倾。我将斯语赠歧路,天涯相见如比邻。

《吟草》先照录此诗,然后将诗题中的“紫茵”改作“子英”;“鲤庭”句改作“我父冰鉴严人伦”;将三、四句和七、八句句去;第五句的“终年读书”改作“读书终年”;“只知”一联改作“趋庖自得埤簾乐,幽谷不闻啼鸟声”;十一句的“东”改作“南”;十二句的“独行慨叹何夔夔”改为“独行殊自叹夔夔”;“风云”一联改作“声气忽有风云合,埤乡更得绛帐亲”;将十五、十六句“兰陵”、“相契”改作“谢庭”、“契合”;十七至二十句改作“三丁俊雅正相匹,二瞿派自昆湖分”;第二十八句“呈”改作“论”。而全诗上有杨沂孙眉批:“此首为先君居甥馆聚友之作,惜真、庚通押,有乖韵学,然不可弃也。沂敬识。”沂孙所说“有乖韵学”的“真、庚通押”,是指作为诗的韵脚,属于“真”韵的“伦”、“人”等字和属于“庚”韵的“并”、“明”、“呈”、“情”等字混用。但《吟草》的改动,并没有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到了《兰》甲钞本始将全诗通改用“庚”韵,诗题也改作《桐荫书屋雅集,同何湘春、瞿蓉文、子英昆仲、丁薇洲、仲乔、敬生钱庄青授之京师》:

我生二十无友生,我父训严绝慈明(“慈明”旁改“燕朋”)。读书蕲结慎交社,乐群惟有弟兄情(旁改“乐群惟知有弟兄”)。趋庭只识埤簾乐,出谷不闻啼鸟声(此两句墨笔勾去)。揭来南归辞帝京,独行无偶嗟夔夔。岂知埤乡得交契,臬比亦许侍馆甥。苟非婚姻谊洽比,焉得朋友相将迎(此两句墨笔勾去)。谢庭琪树秀三丁,二瞿派别昆湖清。北郭何君初未见,一见遽索文章评。笑云昨梦已读过,始信交道神先迎。六人年齿各弱冠,庄生

最长作主盟。棱棱夙抱经世具，欲上北阙成功名（旁改“挟策北去干公卿”）。明朝相送登初程，今日开怀尽百觥。七人已见一人作，宁知居者不更行。我辈相知未云晚，他日造就谁先成。安能局促久辕下，坐看白日升复倾。

而《兰》乙钞本及《诗存》，其诗题和诗歌则完全与《兰》甲钞本改后的文字相同：

我生二十无友生，我父训严绝燕朋。读书薪结慎交社，乐群惟知有弟兄。揭来南归辞帝京，独行无偶嗟夔夔。岂知壻乡得交契，皋比亦许侍馆甥。谢庭琪树秀三丁，二瞿派别昆湖清。北郭何君初未见，一见遽索文章评。笑云昨梦已读过，始信交道神先迎。六人年齿各弱冠，庄生最长作主盟。棱棱夙抱经世具，挟策北去干公卿。明朝相送登初程，今日开怀尽百觥。七人已见一人作，宁知居者不更行。我辈相知未云晚，他日造就谁先成。安能局促久辕下，坐看白日升复倾。

对照《存稿》和《诗存》，发现此诗由于韵脚和句数都发生了变化（句数由四十八句缩减为二十六句），诗歌的结构和意境也有较大不同。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杨希钰作为赘婿来到常州丁氏家不到半年，与内兄弟丁薇洲、丁仲乔、丁敬生，表兄弟瞿蓉文、瞿子英，以及何湘春、庄青绶结成文字之交。不久庄生欲去京城求取功名，众人为之饯行，杨希钰遂写下了这首诗。原作中杨希钰首先讲述了由于父亲严训，择友谨慎，但同声相鸣，还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七位朋友。接着对七位友人的风采都做了形象描述：丁氏三兄弟就像三株玉树，瞿氏兄弟则德醇学厚，庄青绶豪气纵横，何湘春与自己的交往更充满神奇，杨沂孙在《诗存》之《冬夜柬寄湘春》中附注云：“湘春先生少时文名籍甚，先君居甥馆，尚未相见，忽先生来求晤，云昨夜梦中读君文，题为‘某某方谈’，讶间而外祖自江阴寄阅府君文至，开函共读，宛符梦境，遂缔深交。沂孙。”诗中的“通隐先生”即指何湘春，通隐当为其号。最后抒写别情，祝愿庄青绶捷足先登，激励众友奋进功业，不要虚靡光阴。末句化用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意，表达身虽离而心相连的深厚情意。杨氏兄弟的改作虽然简洁得多，但开篇缺少必要的铺垫，叙述友人形象也很简略，末尾更将“天涯若比邻”之意节去，全诗骨干鲜明而情辞孱弱，很难说改得更加成功了。

《存稿》中还有一首《八月十五夜用昌黎赠张功曹韵赠湘春》也很有趣，原作云：

天上疑决瓠子河，中庭轩然起大波。势欲角胜樽罍倒，声还喧夺座客歌。中秋无月莫愁苦，共庆苍生被霖雨。密云难遮月轮高，姮娥俯听醉叟号。运会方值蛟龙舞，精魄暂假蟾蜍逃。秋风吹来亦爽飒，海气倏至何腥臊。我闻清响集荷盖，渐见芳泽滋兰皋。稻塍灌溉遍千里，垂成颖粟枯不死。酒酣客携雨具还，何子入座还荆班。壮志金台酬下士，奇勋铜柱平南蛮。古来大名垂宇宙，能自树立居其间。一朝天衢快腾跃，万里云路期跻

攀。酒酣发语为狂歌，金石声出蓬蒿科。人生遇合殊无多，葆真卫道莫愿他，君岂不闻通隐何。

《吟草》录入此诗，但又在诗旁做了很大修改，改后诗作：

天上疑决瓠子河，中庭轩然起大波。雨势欲角樽罍倒，风声正助座客歌。中秋无月莫愁苦，南国苍生望霖雨。天官法曲隔清商，人间浩唱空激越。密云自低月自高，未许下界闻仙璈。昆陵词客吟长句，肯使仙曹溷我曹。鱼龙乘时尽腾舞，虾蟆未仙腹如鼓。禾苗头昂耳不生，亿万生灵庆十五。浓云隔月且莫开，一雨三日遍九垓。吾徒他日际时会，泛洒寰海无尘埃。吟风弄月等闲耳，莫问青天讨月来。月来当如不速客，共歌水调重衔杯。

原作是步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韵而写的，改稿却不次此诗韵脚。因此《兰》甲钞本录入改稿时，除在“月来”句后加入“主客与月长徘徊”一句外，诗题先作“八月十五夜待月，而大雨骤至，时方忧旱也，赋赠湘春”，又改作“八月十五夜与湘春待月，大雨骤至，时方忧旱也”，以契合诗歌内容。到了《兰》乙钞本，即完全根据《兰》甲钞本的改写录存。也许杨氏兄弟在审定时，感到此诗过于背离原诗，于是在《兰》乙钞本此诗上批曰“应删”，故此诗最终没有编入《诗存》。

四、中国家族文化的层累性构成刍议

尽管今天流传下来的很多印本文集，由于原始稿、钞本的亡佚，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其中是否会有家族后人的修改或者哪些地方经过了家族后人的修改，但通过对有足够史料支撑的《诗存》成书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不难类推推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在那些由家族后人编刻的印本中，对家族先人作品的加工修改，应该不是个别现象。莫友芝的目录学名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生前只有零散的草稿，其子莫绳孙在丁父忧期间将之编为正文三卷附录两卷，经史子集的编排顺序均是绳孙拟定；另一名著《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亦由莫绳孙编辑，宣统三年，莫绳孙致信堂弟莫棠时仍在谈论订补之事：“内阁新查出库本数千种，令明年有目出，可采入《知见目》中，并敦煌石室书补入最善。”^①此足可与《诗存》的成书相互佐证。当然，修改家族先人的作品要求后人具备必要的文化素养和能力。杨沂孙兄弟的阅历见识、诗才文采皆“雏凤清于老凤声”，莫绳孙虽不能诗文，学识才力远逊乃父，但毕竟自幼随莫友芝奔走南北，于目录学有所心得，因此他编刻《邵亭遗诗》、《邵亭遗文》时忠实遵从莫友芝手稿，而在编刻目录学著作时就每事订补。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历代积累下来的文集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编刻，很多是由家族后人完成的（非家族中人编刻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①）。在具体编刻过程中，出于为先人讳的宗族“孝”文化心理（当然也有出于追求

^①参拙著《莫友芝年谱长编》之《谱后·莫绳孙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

阅读圆满的求全心理)和完善家族精神共同体的目的,对先人作品直漏补缺、踵事增华,其实是数千年来中国文献学史上一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做法,我们不妨名之曰“家族文化的层累性构成”。这既是中国家族文化的独特精神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绝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中国传统社会,特重家族整体利益而相对忽视个人权益,物质财产权和精神财产权的界线并不像今天那么分明,况且个人在家族内部的文化帮助和给予,家族中人对家族精神文化的共享或分享,并不太影响他人对这个家族文化总体的判断。因此人们对这种事情较为宽容,只要修改者没有异议和特别说明(如标明“代”或“代拟”),修改的幅度不是非常过分,仍可以将被修改的文字视为原作者本人的作品,没有人会特别提出家族著作权的问题^②。在杨沂孙兄弟所作的修改中,应该说从总体上揭示和体现了踵事增华的家族文化层累性构成的特点。

家族文化层累性构成有其限度,超过限度就会改变性质,就像任何事物量变到一定程度即会发生质变一样。如纪昀将自撰的《玉台新咏校正》中校勘部分的内容抽出单独成书,更名为《玉台新咏考异》,并托其父纪容舒名,收入《四库全书》^③。这已经极大超过了家族文化层累构成的正常限度,不是踵事增华,而是完全作伪了。杨沂孙兄弟的修改也有少量超出了这个限度,如对《南归篇》、《桐荫书屋雅集,同何湘春、瞿蓉文、紫茵昆仲、丁薇洲、仲乔、敬生钱庄青授之京师》、《八月十五夜用昌黎赠张功曹韵赠湘春》等诗篇的修改,多少显得有些失控。

杨沂孙兄弟对《诗存》修改编刻的过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学史研究也颇有裨益。一般而言,文学史应该可以包含这样的三个维度,即:真实的文学史、约定^④的文学史和构成的文学史。真实的文学史是指绝对客观的文学史事实,它只是文学史家高悬的一种理想。时间逝去的不可逆性、信息本身的复杂性、文学史家不可避免的主观局限性等,使还原绝对真实的文学史,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奢望。约定的文学史,是基于人们对稳定性和秩序感的本能诉求,在经验事实的引导下,于一定时空范围内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认的文学经验与

①明清人有不少径改唐诗的例子,词曲剧本等的改动更为频繁,但此属于另一思路另一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②“家族著作权”一词受教于胡晓明先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③参见《玉台新咏笺注·附录》之“补序跋二十八篇”,及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按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543页。另清邵懿辰在所著《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集部八·总集类》“《玉台新咏考异》十卷”条下,也指出“容舒乃纪文达之父,此书实文达自撰,归之父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80页)。又可参见隽雪艳:《〈玉台新咏考异〉为纪昀所作》,《文史》第26辑,第366页。按此条材料由李佳博士提供。

④“约定”此处借鉴了彭加勒的理论,概念的约定并非没有根据的假设,必须要有经验事实的引导。

事实。它不是绝对真实的,只是一种经过价值观过滤了的“相对真实”。但因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且被经验事实检验为有效,因此能够沉淀于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经验和情感世界里,对人类知识的传递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我们都认同唐诗、宋词的艺术魅力,也都认可李白、杜甫、白居易、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这些都属于约定文学史的范畴。所谓的“还原历史”,通常是在“约定”的意义上说的,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具有操作性。构成的文学史,与约定文学史的稳定性相对,它追求一种动态感,一种对文学事件、情境的变化构成过程的揭示,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①。它的兴趣点往往不在阐释和利用约定的结论,而是试图展现结论的形成过程,在回溯的过程中释放那些为习见和其他各种原因禁锢遮蔽的材料,因此它的结论有时是多维和缺少稳定感的,因为被释放和发现的材料可能带来不同的解读。

真实的文学史虽然是一种理想,但却应该追求。因为正是有了这种理想,我们才有动力发掘能够维持人类知识和价值系统稳定性的“约定”的文学史。而文学史的“约定”,就像地理学中的经纬度,中医的五行学说,虽然它们都并非绝对真实的存在,却有效地指导和帮助着各自领域的研究。构成的文学史则通过更新和发现被埋藏或遮蔽的证据,不断对“约定”提出挑战,为“约定”注入活力,推动甚至修改着“约定”,文学史正是由于这三个维度的推动,逐渐变得丰满和鲜明。

我们对杨希钰诗集从《存稿》到《吟草》再到《诗存》的校勘研究,也正是如此。在“求真”理想的驱动下,我们开始寻觅《诗存》的成书细节,具体展现出《存稿》如何在多次修改“整容”中失去了原貌,这是一种构成的文学史研究。接着,我们由杨沂孙兄弟对先人作品的修改,推论出中国家族文化层累性的规律,这又是一种约定的文学史研究。这种“约定”,使我们依然能够从总体上信赖传世刻本,不影响我们对刻本整体有效性的信心。而层累“构成”的家族文学,又提醒着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对稿本、钞本、石刻以及其他被遮蔽材料的发现和利用^②。因为在秩序井然的世界内部,隐藏着可能随时出现的不可预期的变化。因对立而统一,这正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①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之《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②浅见洋二先生的《由〈校勘〉到〈生成论〉——有关宋代诗文集的注释特别是苏黄诗注中真迹及石刻的利用》(台湾《东华汉学》第8期),即是利用手稿和石刻进行研究的成功之作。